

人间最美是西湖

早就想一睹西湖的花灯，却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，不是忙于执勤巡逻任务，便是被走亲访友的俗务缠身。大年初五这一天，顾不上吃晚饭，我便陪着爱人早早来到西湖观赏花灯。

当我们走进西湖东门时，这里早已聚集了众多游客。他们有的在苍天古树下互相拍照留念，有的三三两两站在路边聊天，有的带着孩子坐在湖边的休闲椅上喝饮料、吃零食，还有一对对情侣正对西湖凭栏远眺，互诉衷肠。今晚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希望观赏到一场最美的花灯，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佳节。

晚上六点半，随着一片闪亮的灯光亮起，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“噢”的欢呼

声，仿佛大家都中了百万彩票一般。很快，大家便在这个光与影、传统与现代、梦幻与现实交替的世界里忙碌开来，游园赏灯的，拍照的，做直播的，谈情说爱的，欣赏西湖夜景的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抬眼望去，西湖东门前的两条巨龙闪着金光，瞪着一双红宝石般亮丽的眼睛，正踩着一片霓虹闪烁与滚滚人流化成的祥云奔腾飞舞，宛若飞龙在天，神采飞扬。或者，它们是一对承载了人间祥瑞与美好祝福的神兽，与高高镶嵌在大理石门柱上的“惠州西湖”金色牌匾一道，共同上演一场双龙戏珠的精彩节目，为人们增添节日的喜悦之情。而西湖大门里面被灯光点缀的两棵苍天古树，更是光与影的化身，时而变成

身披彩带的神仙下凡，时而如天上街市殷丹霞似锦。置身其中，仿如身处梦幻之境，忽如置身一个巨大的七彩星球，眼前一派流光溢彩的世界。忽如亲临黄果树瀑布，让人顿生大诗人李白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感叹。刹那间，都市的喧嚣与世间的烦扰，通通在光影流泻与如梦似幻中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当我们离开火树银花的古树，漫步在灯影绰绰的苏堤上，迈上人流如织的西湖新桥时，顿时被眼前奇特的景观所震撼。桥的两端，是蓝色与紫色交融变幻一望无际的星河。高高矗立在山顶的泗州塔，正被绚丽的灯光点燃，忽如一只高挂在天边的红灯笼，忽如一轮多愁善感

的明月。而在桥下，在寂静的西湖上，除了并蒂芙蓉、鸳鸯戏水、延颈鹤望、天鹅展翅、龙腾虎跃、花开富贵、吉祥如意等传统花灯竞相绽放，今年更有望子成龙、鱼跃龙门、金榜题名、财源广进、鸿运当头、喜结良缘等花式游船在湖面尽情游弋。此时此刻，灿烂的星河里，朦胧的月色中，寂静的湖面上，洲渚浮碧，朱楼隐现，波光潋滟，花艇游弋，华灯水影，玉塔卧澜，那光与影的交融，月与水的亲吻，人与灯的呢喃，好一幅花好月圆江河秀丽的盛世美景图啊！

而当我们步入东坡园时，犹如进入了一个诗词王国，顿时被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所陶醉了。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间，

在密密麻麻的树枝上，挂满了以古诗词为内容的长条形彩灯，“一更山吐月，玉塔卧微澜”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等经典诗词，犹如滔滔江水扑面而来。望着一波波大人们驻足灯下聚精会神品读诗词，听着一群群孩子们忘我地朗诵一句句经典诗句，再看看苍天古树下东坡先生一边悠然吃着荔枝，一边潇洒吟诗作对的雕像，我仿佛穿越到了千年以前的宋代，置身于张择端那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繁华胜景，徜徉于唐诗宋词的汪洋大海，看到东坡先生捐资修桥筑堤、传播插秧技术、

带领民工疏浚西湖、与百姓一道采摘荔枝共话人生的生动画面，也看到了一代代惠州人民生生不息奋发有为的壮丽画卷，似乎更看到了幸福之州、绿美惠州的美好未来。

随后，我们还观赏了孤山的萤火虫流年、九曲桥的连廊水榭、点翠洲的漫天星辰、芳华洲的繁花似锦，还顺便体验了一把祝屋巷的灯火阑珊与特色美食。

当我走过古老的朝京门，踏上宏伟的惠州大桥，回首眺望现代光电技术与大自然鬼斧神工交织下宛若仙境般的西湖，想象着这个承载了千百年灿烂历史文化，寄寓了人们无数美好愿望的神圣之地，无不生出人间最美是西湖的感叹。

烟雨东江（六）

□ 全国志

（接上期）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闰七月，翟火姑的队伍经休整扩军，已经拥有数万之众，屯踞在惠城东南花边岭。翟火姑和他的将领们认为，目前已兵多将广，粮草充足，可以攻城拔县了。七月初五，翟火姑一声令下，义军鸣金开拔，分兵两路，一路围归善县城，一路经飞鹅岭进攻惠州府城。当义军攻入府城南飞鹅岭后，被西湖所阻，不能前进，遂决堤放水。但放水一个多时辰后，发现水并未消退多少。经派人下湖探测，发现湖水太深且淤泥太多，就是湖水干涸后也不利于作战，遂放弃攻城计划。

翟火姑义军在飞鹅岭与守城官兵互相炮击数天后，然后实施攻城。但由于官兵守卫严密，昼夜不懈，数次进攻均未奏效。义军又派人想混进城内，以里应外合。但城中稽查甚严，无隙可乘。至十五日夜，翟火姑派遣数十人潜往府城水门外民居，企图在民居内偷挖城墙进入，但被西枝江对岸官兵发现，归善知县何庆龄立即派兵从烧布场渡过西枝江，将偷挖城墙的翟火姑人马全部消灭。

数次进攻失利，是夜，翟火姑放弃惠州，率众东进，进攻河源。在惠州被围的这几天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惠州城乡广泛流传着谭公先后两次显灵帮助守城官兵的传说。第一次是该年闰七月初五那天，翟火姑义军占据惠州城南飞鹅岭后，计划从南门攻入惠州城。当时惠州名士陈寿祺等设降坛扶乩，攻城士兵突然发现谭公显灵，带领天兵天将助官兵守城，翟火姑闻讯惶恐不安，即取消了攻城计划。第二次是翟火姑南门攻城不遂后，于当月十六日深夜派兵潜入水门城下挖地道，准备通过地道穿入城内进行偷袭，谭公立即显灵托梦给归善知县何庆龄，何知县立即派兵从烧布场渡过西枝江，将偷挖城墙的翟火姑人马全部擒杀。

传说传得沸沸扬扬，很多人深信不疑。那么，谭公何许人也？谭公，原名谭仙，生于公元1260年，逝于1368年。民间传说，他原是元朝时广东惠东地区的牧童，自幼天生异禀，十二岁得道，成年之后在惠东九龙峰修行，死后多次显灵都化身为小童，帮助渔家治病和预测天气，故被奉为渔家的保护神，当地建有谭公庙来祭祀他。谭公庙开庙的时候，渔民送来一条逾两米长的鲸鱼骨，当地人称之为“龙骨”。后来用这条“龙骨”制成龙舟，并装配上龙头、龙尾、锦旗、罗伞、艄公等，被视作镇庙之宝。据记载，谭公“每杖履出山，一虎随之”，所以，谭公庙内的墙上亦画有虎。此次谭公显灵护城，不仅百姓感佩，官府也殊为重视。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朝廷敕封谭公道者为“襄济”，称赞他“一麾小驻五云车，解围东江十万家”。在敕封他的同时，官府还在府城水门外和县城白鹤峰各建一座谭公庙，让谭公配享香火；并定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为谭公诞，每五年举办一次大型谭公庙会。而今，在惠州及省内一些地方，甚至在香港，都还有谭公庙，香火还很旺盛。

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八月十六日，翟火姑义军攻陷了河源县城。知县施禹泉悬梁自尽，游击塔明被擒，因不屈服，被翟大元帅赐死。

九月十二日，翟火姑率众撤出河源，退回惠州马安。十月再攻博罗之七女湖、公庄、柏塘、平安、响水等乡后，准备攻打博罗县城。是时，博罗人苏养材等带领近城九乡农民潜入县城，为翟火姑当内应。博罗知县闻讯先行遁逃，县城无人防守，翟火姑率众一拥而入，博罗县城落入义军之手。博罗城易主后，龙华乡生员陈寿期招募一千兵勇，会同东莞知县华廷杰率领的援兵，与翟火姑部大战于博罗城郊，双方各有死伤，但县城始终在翟部手中。至十一月，惠州知府陶沅督与归善将领古连魁往援博罗，与翟火姑部日日大战，战况甚为惨烈。数日后，翟火姑渐渐不支，率众退回了惠州马安。官兵遂回驻博罗。

翟火姑义军退回惠州后，继续围攻惠州府、县两城。两城被困日久，人心惶惶，惠州遂冒险派人往省府请求支援。然而届时省城亦军务告急，无法派兵增援，遂派归善前任知县海廷琛往惠州。海廷琛抵惠后，即率官兵三千余出府城水门，连剿马庄、冷水坑、沙坳等乡，擒杀翟部士卒百余名，烧房数百间。但由于海廷琛实施的这次反攻时间仓促，事先没有周密完整之计划，因而虽然取得小胜，也只是伤了翟部的一点皮毛，之后虽经数月苦战，但收效不大，两城仍在义军的重重包围之中。

年底，翟火姑主动撤离，返回马安一带休整。（待续）

岁月

□ 夏杨

记得遇见你那天
古城中飘着微微的雨
空气里弥漫开去的
只有清寒的花香

我还记得那天
门前的黛溪静静地流淌
水面上荡漾着一圈圈的
被谁扣起的涟漪

每当我出神地回望
就看见那个穿红衣的女孩
羞怯地走下楼
突然出现在我眼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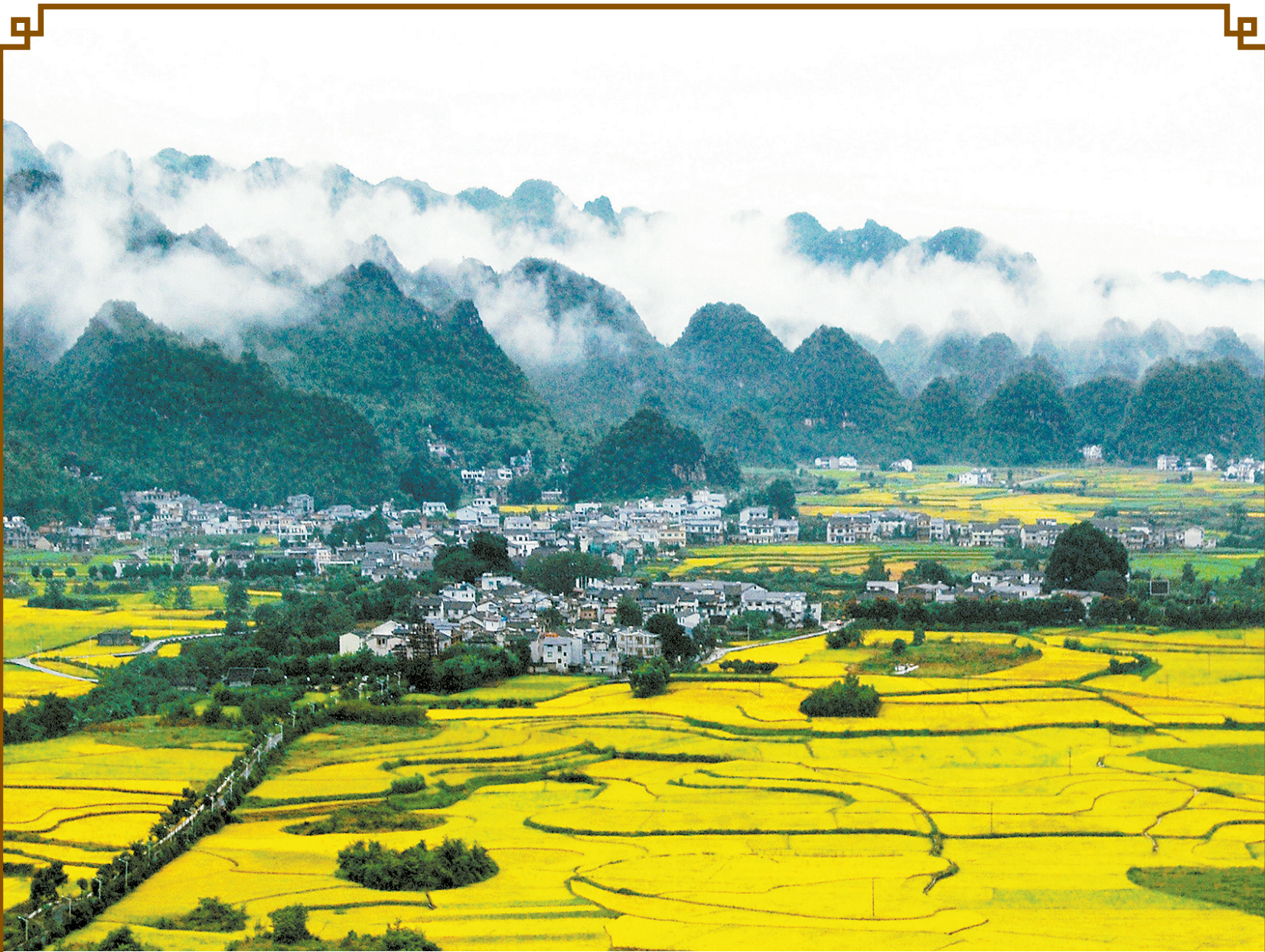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我站在遥远的后来
任由思绪抽离
一路闪回到当初
然后又突然飞散在
静寂的空气中

我的心空空
一如冬雪覆盖的大地
清冷而孤寂
我也想躲到雪地中去
和青苗一样潜滋暗长
然后在某个春天绽放

如今我只是在乡野里
掩起柴扉，又关上窗
枯坐良久，出神
我望着闪烁的炉火
想你

其实我也是在等你
在我的漫长的生命中
等你
我想你会像当初一样
突然地出现

任凭岁月空寂而悠长
我只慵懒地发着呆
我望着窗外的黄昏
直望见过去和未来



画里乡村

李昊天 摄

春天的多重身份

□ 潘玉毅

四季之中，唯独春天有着多重身份，且每一种身份它都做到了极致。

春天首先是一个画家，细雨无色，但春的画笔所到之处，世间万物就都有了颜色。当它落在油菜花开上时，它是黄色的，当它落在映山红上时，它是红色的，当它落在玉兰花开上时，它是白色的，而当它落在田间草地上时，它又成了嫩油油的绿色。

这种色差有时是很分明的，尤其当它安静的时候，红是红，绿是绿，互相映衬但又互不干扰，可是如果它有了两三分醉意，逸兴忽起，画笔快意挥洒间，观者所见，满目姹紫嫣红，你很难分清究竟是红点缀了绿，还是绿点缀了红，只觉得甚是好看。

春天其次还是一个诗人，这一点，古人留下的词牌名就是最好的见证。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刚刚刮过，知时节的好雨也紧跟而来，此时，草色只有远远地看才能依稀觉察得到它的朦胧绿影，走近了看，除了一痕沙、一江风、一剪梅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

梅花开时，最惹人爱。随风潜入夜的疏影和暗香，与那乡间的章台柳和陌上桑，与那院墙里的满庭芳和

杏花天，搭配得恰到好处，它们共同渲染着那抹越来越浓浓的春意。于是，恋花的玉蝴蝶来了，夜飞的鹁鸟也来了，泛舟的渔夫，吟诗的学士都来了，拨棹子，驻马听，耳边，有人唱着竹枝词，有人唱着阳春曲，村意虽远，但得应景而乐。

春天当然也是一个匠人。木匠，瓦匠，泥水匠，他们能做的活它统统都会，不然何以有这春日的锦绣山河？花红柳绿，雕梁画栋，如一浮世间的空中楼阁。凭着骨子里深埋的“工匠精神”，它以大地为基，以树木为柱，以山水为框，把大千世界精髓雕琢，最后出炉的作品，深刻且不俗。

春天也有可能是一个农民，一把锄头，一把犁头，一头黄牛，默默地、辛勤地耕耘着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天来了，春耕、春播也就要开始了，当紫云英埋入土里变成肥料，当放风筝的孩子脱去厚厚的冬装，在田野里放肆地奔跑，农民们在地里的劳作是对大自然最原始也是最深刻的尊重。

这样的春天无疑是美的，美到穷尽我们腹中掌握的词汇都不够形容。但是对它的每一个身份，我们却是感到由衷的欢喜。

模糊的肖像

□ 章铜胜

看中国画，我们喜欢看画中山水的意境、草木的精神，或者是被寄予某种精神的事和物，是不大能看到画中人的，不知道在画者的心中，人是不应该被表达，或者是不属于去描画人的。中国画喜欢浓缩和抽出一些意境和思想，这是画者要表达的深度和高度，仿佛只有这样，这幅画才有意义。即使是画中有人，他们的肖像也是模糊的，或者说相似度是很高的，那些画中人没有个性，也没有明显的、让人一眼就能记住的特征，钟馗的造型照例夸张怪诞，画中仕女无一例外弱不禁风，文人无非是弈棋吟啸对饮，挂在中堂的祖宗画像也总是和蔼可亲的模样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人的肖像，就应该是模糊的吗？

蒋勋坐在佛罗伦萨的亚诺河畔，思考着一个文明，一个文化，写下了《叫做亚诺的河流》，“我坐在那条河边想，在我们的文化里，人一直是面目模糊的，也很少去思考人的意义和价值。”我也在想，人的面目模糊，真的就是我们的文明和文化造成的吗？好像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，又仿佛答案是那样的显而易见。

这几年喜欢读史书，每年冬天，都会集中一段时间去读史。我无法厘清很多历史的真相，也难以去追寻一些史事背

后的深意，但每读到战争时，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隐痛，总能感觉到文字里面所隐藏的残酷与血腥。陈陶的《陇西行四首·其二》中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深闺梦里人”，读来已让人伤心，而史书中那些冷漠的字眼，读来远比描写战事的边塞诗更让人不寒而栗。那些人的面目，隐藏在战事的背后，隐藏在数字之中，不只是模糊，甚至可以说，在历史中他们是没有面目的，谁还会记得一名战死沙场的战士，或是将军的模样。

丰子恺漫画中的人物，多是没有面目，或是面目模糊的，我们只能从画中人的衣物上去做判断。我很喜欢丰子恺的画，画中的寥寥数笔，只言片语，总能很准确地传达某种思考，或是意境，让人格外喜欢。董桥收藏丰子恺的画作不多，一幅立轴《春日双蝶》，一张扇面画，画的是一家人在门前扫地备茶，扇面上题着“今朝风日好，或恐有人来”。董桥的朋友英国人泰伦斯来看画，他看到《春日双蝶》后说，这幅画平淡朴实得教人“想家”，而他静静地看了好久这幅扇面画，眼眶里竟泛起薄薄一层泪影，说丰先生的画带着一种“爱心”。丰子恺画中人物的肖像模糊，有的甚至只是一个空脸，可画作传达的却是一个我们都可以读懂的情与

爱。模糊的肖像，有时并不模糊难辨，我们从模糊的肖像里一样可以读懂一些东西，让我们铭记，或是感动。

我们关于别人肖像的记忆，始终都是模糊的。读书的时候，特别喜欢足球，从订阅的足球杂志上，将中页大幅球员的海报小心地揭下来，贴在床边，看着他们在球场上矫健的身姿，脸上坚毅的表情，特别喜欢。日日与之相对，对于他们的肖像，曾经那样熟悉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虽然还喜欢足球，但已经很少有时间去看比赛的直播了，也很少去关注球员们了，以前喜欢过的球员，他们的肖像在脑海里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，曾经那样痴迷的年代早已过去，就像退潮后的海滩，已经被时间的潮汐冲洗得干干净净。

人的肖像，是会变的。在毕业25年的同学聚会上，有些同学，我已经认不出来了，他的模样和我对他的记忆相去太远，曾经记忆深刻的一颦一笑，好像在时光中消失了一样，再一提示，仿佛又找到了其中一些关联的地方，真的是造化弄人。岁月，也会模糊我们自己，更何况我们以之示人的肖像呢。或者说，我们的肖像本就在时光中不断模糊着自己原有的样子。如此，我们的肖像是否模糊，又有什么关系呢。